

和日本文豪

—— 文豪雅趣 ——

一起喝咖啡



〔日〕坂口安吾 等著

张嘉芬 译

文豪たちと一緒にコーヒーを賞味





文豪たちと一緒にコーヒーを賞味

和日本文豪 一起喝咖啡

◎

〔日〕坂口安吾

张嘉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本著作中文简体版译文通过四川一览文化传播广告有限公司代理，经好室书品策划由四块玉文创有限公司授权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出版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和日本文豪一起喝咖啡 / (日) 坂口安吾等著 ; 张嘉芬译. — 北京 :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9.11
ISBN 978-7-5213-1373-4

I. ①和… II. ①坂… ②张… III. ①日本文学—作品综合集—近现代 IV. ①I313.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280160 号

出版人 徐建忠
项目策划 张颖
项目编辑 张舒
责任编辑 郑树敏
责任校对 徐晓雨
插画设计 刘佳琪
装帧设计 陶雷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址 <http://www.fltrp.com>
印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
版次 2020 年 5 月第 1 版 202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213-1373-4
定价 48.00 元

购书咨询: (010) 88819926 电子邮箱: club@fltrp.com
外研书店: <https://waiyants.tmall.com>
凡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联系我社印制部
联系电话: (010) 61207896 电子邮箱: zhijian@fltrp.com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 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 (010) 88817519 电子邮箱: banquan@fltrp.com
物料号: 313730001



记载人类文明
沟通世界文化
www.fltrp.com

◎ 写在前面

从巴黎、银座到住宅区小巷 / 新井一二三 / 1

◎ 辑一 解忧咖啡吧

咖啡哲学序说 / 寺田寅彦 / 13

在咖啡馆里 / 萩原朔太郎 / 23

甜话休提 / 古川绿波 / 27

牧神会的回忆 / 木下杢太郎 / 41

青春回顾 / 吉井勇 / 51

银座街头 / 三好达治 / 59

大阪发现 / 织田作之助 / 69

偶然创作出来的双关语 / 九鬼周造 / 85

写于咖啡馆 / 高村光太郎 / 89

巴黎的咖啡馆——早晨与中午 / 冈本加乃子 / 97

◎ 辑二 温度焙人情

孤独 / 兰郁二郎 / 109

人生指南 / 坂口安吾 / 115

神经 / 织田作之助 / 135

谁人、何时、在何处、做什么事？ / 竹久梦二 / 163

白色大门的屋子 / 小川未明 / 175



从巴黎、银座到住宅区小巷

新井一二三

(日本作家、明治大学教授)

如今的日本人是相当爱喝咖啡的。据统计，每年一个人平均要消费约4公斤的咖啡。这数目虽然比不上地球上最爱喝咖啡的挪威人（9公斤）和瑞士人（7.7公斤），但是和欧盟其他国家的居民、美国人相比，差不了多少，而且比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等咖啡豆生产国的人均消费量还多几成。现在，全日本有六万多家咖啡馆，平均下来1800个日本人当中就有一家。想起一百多年以前，东京银座才开始出现第一家咖啡馆，过去一个世纪内，日本人和咖啡的关系变得密切了很多，或者说家常了很多。

日本历史上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咖啡馆，是1911年3月在现在的银座八丁目开张的春天咖啡馆，老板是画家松山省三。据传说，他本想去巴黎留学，可是家境不允许，于是在东京美术学校（现东京艺术大学）的恩师黑田清辉以及好友小山内熏的建议下，开了一家巴黎风格的咖啡馆。黑田清辉是日本的美术教科书中不会遗漏的著名油画家，小山内熏又是日本最早的话剧团自由剧场的负责人。可见在日本，咖啡馆从一开始就充满着西方文化的香气，或者说是对西方文化的憧憬和梦想。早期的春天咖啡馆为了确保定期收入

而采用了会员制。结果，能在文学史上看到的大文豪，例如森鸥外、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北原白秋，以及画家岸田刘生和歌舞伎演员市川左团次等都注册成了会员。

森鸥外是 19 世纪 80 年代到柏林读医学的，永井荷风则在 20 世纪初的里昂、巴黎待过一阵子。他们都特别想念欧洲的咖啡馆。他们朝思暮想的，不仅有咖啡的味道或是其中的化学成分，也有咖啡馆的环境，包括位置、建筑、室内装饰、桌椅、餐具、暖气、伙计以及其他的客人等等。换句话说，他们回到日本后，就只能梦想着欧洲。在日本开家欧式咖啡馆，地点首选则非东京最充满欧美氛围的银座莫属。因为银座是日本明治维新以后，花了几年时间建设的第一条西式砖头街。服部钟表店、资生堂西药房、木村家面包店、伊东屋钢笔店等销售西式商品、为外国客人服务的名店鳞次栉比。

本书收录的作家中，散文作家兼物理学家的寺田寅彦（1878—1935）就属于春天咖啡馆那一代的人。他在九州岛熊本读中学的时候，受英文教师夏目漱石的熏陶，对文学产生了兴趣；1909 年，担任东京帝国大学理学系副教授的他去柏林留学，后来又经过瑞典、法国、英国、美国，回到日本。刚一回国，就碰上了春天咖啡馆的开张。寺田兼有科学家和文学家的头脑，写出来的文章与众不同，例如在《咖啡哲学序说》里，他写道：“在所谓的禁欲主义者眼中，酒或咖啡之类的东西或许真的是百害而无一利之物。然而，举凡艺术、哲学和宗教在人类精神及肉体上所产生的效果，其实和酒、咖啡等极为

相似。”

春天咖啡馆开张的同年年底，银座又开张了另一家咖啡馆——老圣保罗咖啡馆。这一家是从日本去巴西的第一代移民水野龙为了向日本人宣传咖啡而开设的，价钱比春天咖啡馆便宜，因而吸引了没有钱但爱文化，并且追求刺激的文青们。老圣保罗咖啡馆的广告说：“黑如鬼，甜如恋，热如地狱的咖啡。”当时对面是时事新报¹社，把稿件带来的新兴作家们会顺便来咖啡馆坐一坐，喝五钱²一杯的咖啡，吃五钱一个的甜甜圈。其中有芥川龙之介，也有本书收录散文《在咖啡馆里》的作者——著名诗人萩原朔太郎（1886—1942）。以摩登为社会基调的日本大正时代，萩原朔太郎被广泛认为是口语自由诗的第一人，代表性诗集有《吠月》和《青猫》。他在文中写道：“我从刚才就一直在观察，这家店里有很多人都只是喝杯红茶，就愣愣地坐上半个小时。这些人究竟在想什么？对于崇尚‘时间就是金钱’，舍不得虚度一分一秒空当，整天忙着在市区东奔西跑的大阪人而言，看到东京这种咖啡馆的光景，会觉得这里是个闲人聚集之处，甚至应该觉得很不可思议才对。”

本书收录的作品讲到的咖啡馆，很多都在银座或在巴黎。这其中不无原因。大家都向往巴黎，希望东京至少能有一条银座大街让人联想起巴黎。萩原朔太郎就有一首诗叫《旅上》：“虽想去法兰西，

1 《时事新报》是1882年福泽谕吉创办的报纸，1936年与《东京日日新闻》合并。——编者注

2 日本旧货币单位，一百钱等于当时的一日元。——编者注

法兰西太远了，于是穿上新西服，无拘无束地旅游去，火车开在山中时，靠着天蓝玻璃窗，自己想想开心事，五月清晨拂晓，任由萌生的嫩草。”

《甜话休提》的作者古川绿波（1903—1961）是日本 20 世纪 30 年代非常有名的喜剧演员，他的祖父曾任东京帝国大学校长，父亲则为男爵。他本人从小文采突出，就读早稻田大学时期，出版过杂志，也做过电影演员。后来组织剧团，在浅草的演出颇受欢迎。他在文中回顾的小时候，应该是 1910 年左右。当时东京已经有饼干、蛋糕、软糖、口香糖、华夫饼（松饼），甚至有从法国进口的马卡龙，样样都好吃得像做梦一样。文章提到银座有家咖啡馆叫科隆邦（Colombin），是能够坐在玻璃窗边，一边看着街景和行人，一边吃甜品喝咖啡的，仿佛置身于巴黎。有趣的是，中学时代的古川也去过老圣保罗咖啡馆，喝五钱一杯的浓郁巴西咖啡，吃薄荷果冻，听自动钢琴的演奏。

医生兼诗人木下杢太郎（1885—1945）也强烈地向往西洋。1908 年，他跟北原白秋（1885—1942）等诗人、画家一起组成了牧神（潘神）会，希望日本的年轻艺术家们也能够拥有像巴黎的咖啡厅一样，大家自由讨论艺术话题的空间。那是春天咖啡馆开张以前的日子。众人听说巴黎城中间流着一条塞纳河，于是选择东京最有名的大河隅田川附近为聚会地点。其实，正如他在本书中的《牧神会的回忆》里透露的那样，明治四十多年的日本文青们也向往着他们通过浮世绘认识的江户时代，而隅田川就是在浮世绘里常出现的

河流。总之，他们在隅田川两边的几家西餐厅定期聚会，谈笑风生，吃西餐喝香槟，但是文中不曾出现关于咖啡的记述。木下杢太郎当年还没去过西方，所以他在脑海里想象出来的西方并不基于现实的欧洲，而是取材于16世纪以来在日本传教的耶稣会士们传来的“南蛮”文化。他当时的一篇作品就叫《南蛮寺门前》。经过两年，牧神会活动逐渐停止，会员们似乎也改去银座新开的春天咖啡馆了。

以做和歌、写剧本出名的吉井勇（1886—1960）是牧神会的创始会员。他的《青春回顾》写到的就是银座的春天咖啡馆。不过，令他印象深刻的倒是在那儿跟朋友、熟人碰上以后，一起喝酒喝到酩酊大醉的青春傻事。

大阪出生的诗人、翻译家三好达治（1900—1964）是二十多岁到东京上大学的。他文中提到的20世纪20年代的银座已经有很多咖啡厅了，也有路边摊子。战后回顾从前的《银座街头》似乎从头到尾都在叹着气。这也难怪，东京最繁华的一条街先是被战争破坏，后来又被自己国家的官僚糟蹋，确实令人扼腕叹息。

织田作之助（1913—1947）是最有大阪特色的作家之一，尤其是他所写的《夫妇善哉》，可谓描述庶民男女爱情的佳作。在本书收录的《大阪发现》中，作者细腻地描写了大阪街头美味，以及其他种种颇具趣味的见闻。不过，正如萩原朔太郎早已看破的那样，商都大阪跟悠闲的咖啡馆可真是一点边都沾不上。

九鬼周造（1888—1941）是东京出生的哲学家。从东京大学毕业以后，他到欧洲留学八年，回国后任职于京都大学，以1930年问

世的《“粹”的构造》而受到关注。本书收录的《偶然创作出来的双关语》讲的是不同时代、地区的人在交流过程中无意间形成的双关语。因为作者曾旅居外国八年之久，回来发现故乡跟原先记忆中的不一样了，因此，文中讲的虽然是处处可见的情形，但是作者仍可以从中发现别样的趣味，还根据哲学做出了解释。可以说，到底是哲学家吧。

《写于咖啡馆》的作者高村光太郎（1883—1956）是著名雕塑家高村光云的儿子，他在东京美术学校读完了雕塑以后，又学西洋绘画，后来去纽约、伦敦、巴黎游学，回来参加了牧神会。之后，他既做雕塑又写诗，尤其以描写妻子发疯过程的《智惠子抄》而广为人知。《写于咖啡馆》的故事虽然从咖啡馆开始，但他的目的却是去那里喝酒、追法国女孩。隔天早上，他看到自己在镜子里的那张黄脸，感到惊恐不安。原来现实中的巴黎咖啡馆，并不是日本文青们想象中的样子。

相比之下，还是女作家厉害。因为如果不厉害，在那个重男轻女时代的日本，根本成不了作家。冈本加乃子（1889—1939）是1929年跟丈夫（漫画家冈本一平）、儿子（后来的艺术家冈本太郎）以及年轻的情人一起去巴黎的。后来，加乃子把太郎一个人留在巴黎，和两个男人一起游览伦敦、柏林，最后途经美国，于1932年回到了日本。访欧之前，她出过和歌集，没发表过小说，但她早已决定了巴黎就要学习欧洲文化，写作小说。果然，在生命的最后几

年，她发表的小说获得了川端康成的高度评价。我们从《巴黎的咖啡馆——早晨与中午》这篇文章读到的，是超脱于一切的女作家所记录的周围发生的种种故事。跟时而自我膨胀时而自我怀疑的高村光太郎相比，加乃子的个性显得强硬许多。

散文作家们似乎在下意识地回避一个问题：作为都市文化象征的咖啡馆，同时也是陌生人坐在一起分享孤独，或者暂时忘记孤独的地方。兰郁二郎（1913—1944）的短篇小说《孤独》就探究了这个根本的问题。作者从中学时代起就以写科幻小说而出名，二十二岁还跟几个同好创办了《侦探文学》杂志。后来发表了多篇科幻恐怖小说，可惜在太平洋战争中，作为记者在前往南洋的路上因飞机事故而丧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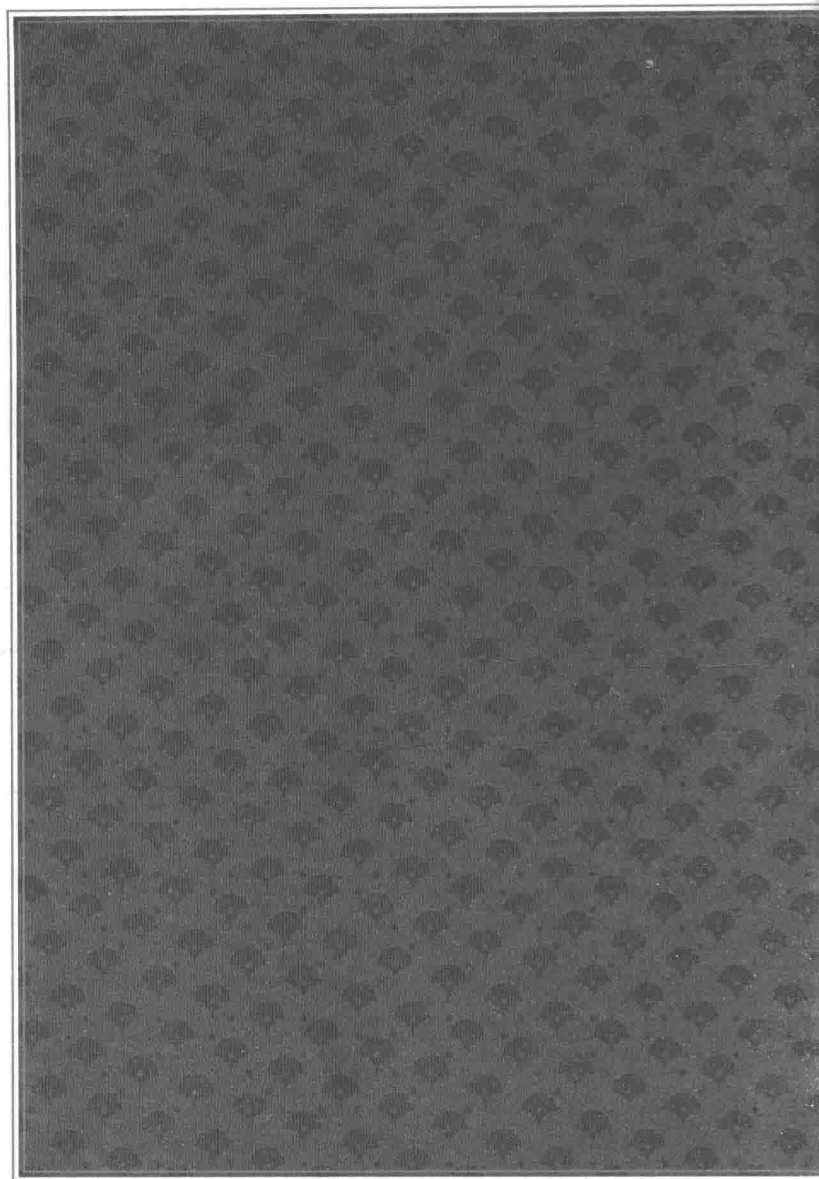
坂口安吾（1906—1955）是日本“无赖派”作家之一，出身于新潟县的大家庭，父亲是国会议员，背景跟太宰治有些相似。1946年发表的评论《堕落论》以及小说《白痴》受广大读者欢迎，他因此成了畅销作家。然而，由于工作量激增，他患上了抑郁症，还滥用安非他命，四十九岁就因脑出血而去世。本书收录的《人生指南》是其1954年发表的作品。主人公迷上了给报纸的人生指南栏目投稿，撰写虚构的家庭问题，结果走火入魔，失去了生意和家庭。这类“差而不坏”的男性人物，在后现代的小说里很少能看到了，恐怕是因为金钱变成了衡量一切的标准。主人公虎二郎当初为乡下的喫茶店提供拉面。今天日本小地方还有喫茶店卖意大利面或者炒饭，但是

卖拉面的店铺大概早就都变成拉面专卖店了。至于当时乡下的喫茶店有没有咖啡，我们不得而知，也许有速溶的吧。

织田作之助的《神经》是在战后不久的1946年回顾战前日子的小说。仿佛作者的主人公曾常去千日前一家名叫“花屋”的喫茶店喝咖啡。在对面剧场演出的舞女们下班以后去那里吃蛋包饭、炸猪排。这就是20世纪40年代初日本大城市市民生活的写照。

竹久梦二（1884—1934）是以美人画闻名的画家，如今日本很少有人知道他也写过文章。这篇《谁人、何时、在何处、做什么事？》是1926年收录于童话书《春》里的小说。故事讲到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的某一天，两个东京的中学生旷课，从御茶水，经过神田，走到银座去。那是他们毕生最大的冒险。可是，走到隅田川边，看到挂着红色窗帘的喫茶店，想进去喝杯汽水或者可可饮料，两人口袋里却只有喝茶的钱，最后还是不敢进去。由此可见，当年东京的喫茶店不只有茶，还供应多种西式饮料。

最后一篇是小川未明（1882—1961）写的短篇小说《白色大门的屋子》。小川是素有“日本安徒生”之称的童话作家，还在早稻田大学读书的时候就开始写小说，并成立了“早大童话会”。《白色大门的屋子》刊在童话杂志《赤鸟》上。有点像兰郁二郎的《孤独》，这则故事里，主人公也在咖啡馆里遇到了奇妙的人。小说中的咖啡馆有如一座舞台，上演着每个人的人生戏剧，在这里，主人公见到好几位多年没见面、几乎要忘记的故人。这篇文章给读者留下的印象很深刻：原来，咖啡馆是这么特别的地方。



輯一

解忧
咖啡吧



コーヒーをお願いします

